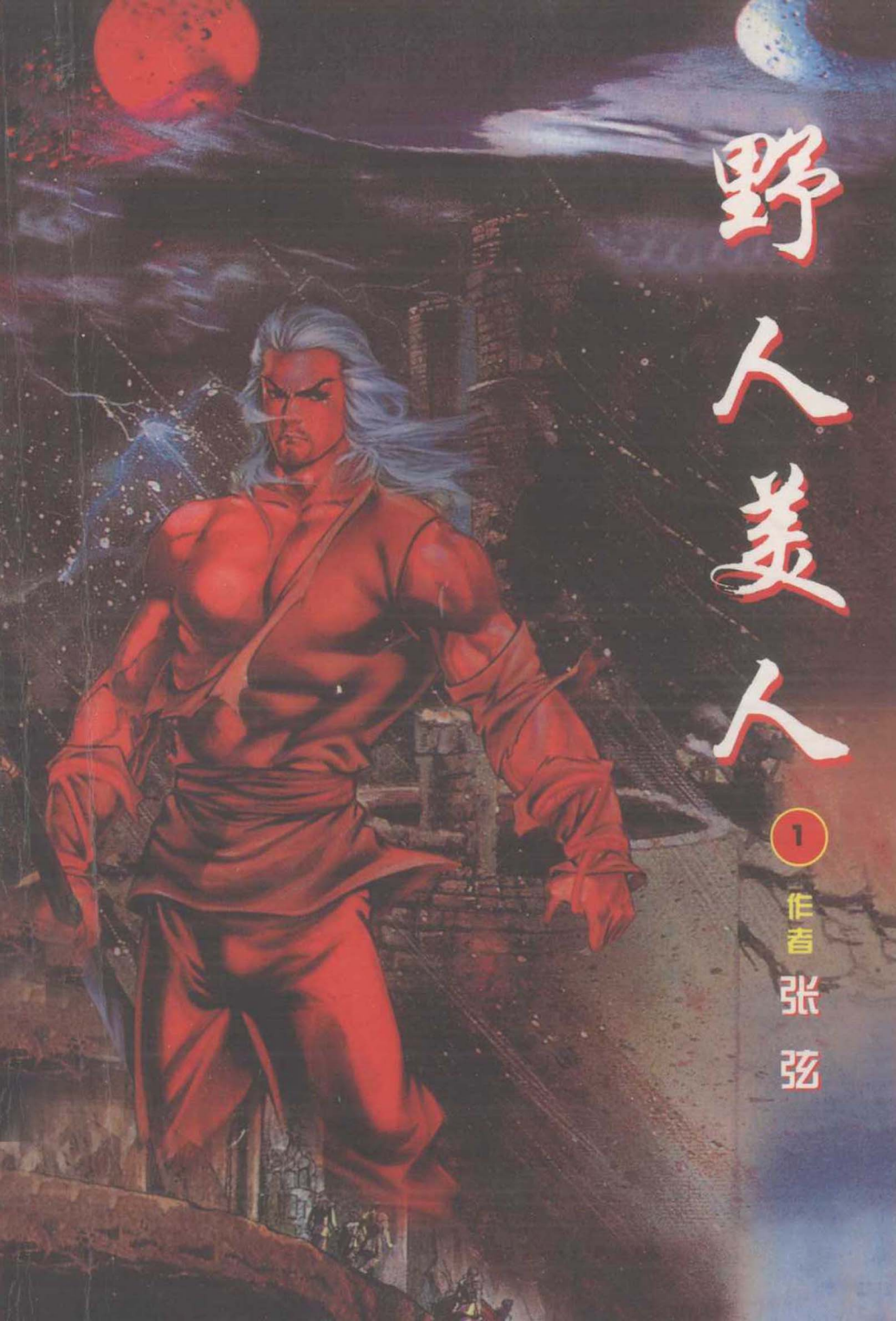


野人美人

1

作者
张弦



2001年武侠新作系列 ⑤

野人美人

张 珣 著

[1]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人美人/张玹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1.4.

ISBN7-80595-513-1/I·219

I.野…… II.张…… III.长篇小说,武侠小说——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59595 号

责任编辑:奇 英

封面设计:魏 峰

2001 年武侠新作系列⑤

野人美人(1)

作者 张 玹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呼市新华厂印刷 印数 3000 册

开本 850×1168 大 32 开 26 印张 字数 36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595-513-1/I·219

定价:46.00 元(1—2)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内容简介

飞云庄主司徒云峰的新婚妻子凌艳儿美若天仙，却因此惹祸上身，新婚之日，被泣血神君屠庄，司徒云飞重伤不治，凌艳儿为治夫伤，独上神农山，寻觅虎血神龙草，被野人抢走，生下一子，十七年后逃出神农山，寻找生父，更欲寻泣血神君报仇。

司徒鸿不会武功，却因在山野长大，体壮而灵活，因奇遇而百毒不惧，到江湖更九死一生，饿极时抓食楚家庄的活鸡，遭楚玉红追捕，反从淫徒手中救了楚玉红，二人相爱，同走江湖，遭泣血神君手下打散。司徒鸿遇美鱼儿相救，同去广华寺投师不遇，正遇盗帮为争古墓宝图自相残杀，古墓宝图落入司徒鸿与美鱼儿手中。二人成了追杀对象，被打入悬崖绝谷之中，反而弄清了古墓秘密。而这时候楚玉红恰好在一古墓中修成了淑女神功，她见司徒鸿与美鱼儿在小店中亲热，欲杀美鱼儿，被司徒鸿打了一耳光，气极而去。

为夺宝，正邪各路齐集黄龙沟。司徒鸿与楚玉红和好如初，二人来到大甲山古墓，天神堂一伙也尾随而至，古墓大战，司徒鸿中了泣血神君的推心掌，他带在身边原为救父的虎血神农草却救了自己。这时，破天神堂的关键集中到了神农老姬身上。她却提出要司徒抛弃美鱼儿娶楚玉红，并以春药迷乱司徒鸿的神智，让司徒鸿与楚玉红交欢，司徒鸿清醒后不见美鱼儿疑心神农老姬杀了美鱼儿，失去理智，扼死了神农老姬。

这时，广华寺觉远大师集结武林正派高手，与司徒鸿等人攻打天神堂，杀了泣血神君，司徒鸿与美鱼儿飘然而去，却遗下了满心创伤的楚玉红。楚玉红怎么办？古墓秘笈又在何处？

目 录

第一章	灭门之祸	(1)
第二章	智取仙草	(23)
第三章	出世神农	(47)
第四章	闹伏虎庄	(79)
第五章	玉面蛇心	(102)
第六章	逞威长湖	(126)
第七章	虎穴逃生	(149)
第八章	宝图现世	(173)
第九章	绝处逢生	(196)
第十章	寻宝途中	(209)
第十一章	美人鬼计	(234)
第十二章	盛情男女	(256)
第十三章	卧薪尝胆	(288)

第十四章	情为何物	(312)
第十五章	古墓玄机	(329)
第十六章	各怀鬼胎	(351)
第十七章	龙凤呈祥	(391)

第一章 灭门之祸

神农山,原始森林。

古柏参天,浓阴匝地,除了偶尔有几声兽吼、鸟鸣之外,便是死一般的沉寂。

石岗上是唯一一处能照满日光的地方,岗旁有棵斜松。

斜松的阴影下,正幽灵般地蜷伏着一只猛虎。

它静静地伏在那里,就像一只专候在鼠穴边的猫,那双锐利的眸子,闪闪地发着蓝光。

“沙沙沙……”

一只不知死活的麋鹿,漫步到石岗前。

岗下的绿草鲜嫩。

麋鹿显得很得意,它鸣叫一声,高高地扬起前蹄。

麋鹿已全然暴露在猛虎的伏击之下,且毫无警觉。

猛虎仍一动不动地伏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超脱。

面对麋鹿近乎示威的鸣叫,它置若罔闻。

麋鹿远去后,猛虎竟然动了动。

※ ※ ※

月影西斜,一只强健而有斑纹的雄性东北虎来到了石岗下,发出数声饥吼。

吼声使岗上的猛虎陡然惊醒。

转瞬之间，岗上的猛虎已星坠般地狂扑而下。

它先前的沉默，只是暴发前的等待。

它为何放过弱小的麋鹿，而甘冒生命之险去攻击自己的同类？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这是一场极为罕见的拼死搏杀，也只有在神农山原始森林里才能见到。

斑斓猛虎很快被对方的利爪划伤多处，遍体鲜血。

血腥刺激着猛虎的兽性，怒吼一声，竟然撕开了对方的皮肉。

一张虎皮被完整地剥脱下来，就像魔术般的神奇。

虎皮里，竟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赤裸汉子。

他艰难地喘着粗气，双手仍紧攥着两把尖利的铁刃。

斑斓猛虎张开血盆大口，突然扑向他，狠狠地咬在他喉咙上。

在临终的一刹，他似乎想到自己所犯的致命错误。

他只想着杀死对方，却忽略了被对方所杀，虎口利齿有时比他手中的利刃更凶险。

一切已为时太晚，斑斓猛虎叼着他，就像叼着用生命换来的战利品，慢慢地向密林深处挪去。

在这场恶战发生的同时，密林里正有另一个人在焦虑地寻找着什么。

此人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却生得剑眉星目，方面大耳，猿臂蜂腰。

他赤着身体，只在裆部遮着一块兔皮。

“天鞑！”（父亲）

少年突然触电般地怪叫起来，脸色变得凄楚而恐怖。

因为他已听到虎啸之声，嗅到了浓浓的血腥。

他突感一种不祥之兆。

父亲是为了救治母亲才来山中冒险伏虎的，尽管母亲恨透了他。

少年不明白母亲为何恨父亲，而且不让自己亲近父亲。但他知道父亲是个英雄，是个能为他人而不惜牺牲一切的英雄。

为了救治母亲，为了配成“虎血神农草”，父亲可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样的父亲，他又怎能不敬重？

所以，他常瞒着母亲和父亲一起采山果，打野兽。

今天，父亲没有带上他。

他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可现在……

他不由一阵心酸，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不知不觉中，他咬紧了牙，攥紧了手中那根尖头的铁棒。

挨近那浓浓的血腥，迎向那惨烈的虎啸。

他终于看到了一只斑斓猛虎，虎口中咀嚼着的，正是他的父亲。

他猛地怔住了，就像被一把利刃突然刺中了心脏。

他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眸子里流下了泪水。

这泪水显得孤独、凄凉、无奈。

“天鞑……”

随着一声凄壮惨烈的呼吼，他倏然变成一头狂怒的雄狮，发疯般地扑了上去。

……

密林里又一场亘古难见的人兽大战。

当少年耗尽了最后一份气力，被斑斓猛虎扑倒时，他绝望地闭上

了眼睛。

他恨自己无能，恨自己不能为父亲报仇！恨自己不能取虎血医治母亲。

殷红的鲜血像小溪般地流淌着，染红了他的全身。

斑斓猛虎已重重地压在了苟延残喘的少年身上。

在隐含不尽的凄凉、悲愤、悔恨中，他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良久。

斑斓猛虎仍伏在他身上，一动不动，似熟睡一般。

他感到惊讶，同时也感到了一分希望。

求生的希冀使他突然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像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股活力迅速地流遍他的全身，奋力推去，竟然掀翻压在身上的猛虎。

原来，少年手中的那根尖利的铁棒无意中深深地钉在恶虎的喉咙里。

血……虎血……虎血神农草……

少年想到了重病的母亲，愣了愣神，然后迅速从兔皮内取出一个带塞的竹管。

虎血流进竹管里。

他捧着盛满虎血的竹管，感到是捧着母亲的生命。

他将竹管收藏好，然后转向他敬爱的父亲。

林中更加暗淡了，面对父亲的尸身，他悲痛欲绝。

为了救治母亲，父亲献出了生命，这代价实在太昂贵了。

他不知道父亲这样做是否值得，但少年完全能理解父亲的苦心。

他为自己所爱，自然不在乎失去多少。

少年默默地伫立着，整个身心都笼罩在森冷的空气里。

良久，他背起父亲的尸体，艰缓地向密林深处走去。

不知走了多久，前方终于有了几点鬼火般的光亮，几个幽灵般的身影在光亮处晃悠着。

一个身上披满树叶，脸上皮肤如菠萝般疙疙瘩瘩的老女人，首先发现了他。当老女人看清他父亲的尸体时，怔了怔，接着发出一声如鸟鸣般的怪叫。

随着刺耳的尖叫声，自大树上、竹棚里、石洞中先后窜出数十人来。

他们无论男女老幼，皆赤身裸体，只在裆部遮块兽皮。

他们点起了火把，凄怆地怪叫着，排成长队，将少年围在中间。

少年将父亲的尸体安放在一块满布野花的石条上，然后也加入到人群中。

这是种庄重的仪式，只有当灾祸降临、神灵显威时，族人才会在巫婆的带领下，完成这样的仪式。

众人在火光下跳着、叫着……

火光映照无数张苍白而悲凉的面孔。

许久，领头的老女人跳累了，嗓子也哑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她缓缓地停下来，将手中的火把投到尸体上。

众人也随之而做。

数十支火把聚在一起，汇成一片火海，将湿暗的密林照得如同白昼。

随着一股扑鼻难耐的焦味，尸身已燃为灰烬。

死者的亡灵升了天，众人似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重新回到各自巢穴。

折腾了这么久，少年早已精疲力竭。

他拖着疲惫、受伤的身体，钻进一处低矮的石洞。

洞里尚算宽敞，只是潮湿了些。

一个脸色惨白、容貌娇好的妇人正睡在深深的草堆里。

她虽然重病缠身、脸色憔悴，但在这原始的部落里，仍有一种鹤立鸡群的形象。

她本就不属于这个部落，无论是她的衣着，她的神情，她的一切

.....

现在，她微闭杏目，外面的吵闹声她置若罔闻。直到那少年……悄悄到了面前，她才吃力地睁开双目。

“鸿儿！”她轻唤了一声。

这是母亲为他取的名字，族里的人皆称他为“吉娅索”。

“地垣！（母亲）”少年跪在妇人面前，目中噙满了眼泪。

妇人沉脸道：“鸿儿，你应该称我‘娘’！‘地垣’是野人叫的！”

少年抬起脸，凝视着母亲，不解地道：“可我是野人的儿子，我的血管里流着野人的血！”

“不！”妇人脸上愠色更盛，强撑起病弱的身躯道：“鸿儿，你……你怎么可以和……和娘这样说话？很多事，你……你根本就不明白。”

她声音颤抖，连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除非老‘吉娅索’死了，我就将一切告诉你，你……你绝不是野人的儿子！”

妇人显得很激动。

少年瞪着母亲，心中有一种无以掩饰的情绪。

沉默，对视，相持良久。

少年突然泣声叫道：“娘，‘天鞑’已升天了，你难道未听到该人为他超度亡灵的呼叫声？”

听了少年之言，妇人脸上的愠色渐退，她嘴唇颤动着，显得更加激动了。

“他死了？他真的死了？”

顿时，妇人像听到什么喜讯，脸上的病容也像褪了许多，竟然用力坐了起来。

少年愕然！

他惊讶地扶住母亲道：“这是真的，‘天鞑’的确升天了！”

妇人露出了笑容，喃喃道：“这是报应，他早就该死了。十七年来，我默默地祷告着，希望他早点结束他那罪恶的一生。”

“娘！”听着母亲的疯言乱语，少年更是心如刀割，痛心地道：“他是为你死的，为了虎血，为了虎血神农草，为了治好你的病！”

妇人冷笑，摇着头道：“我不会原谅他，他死了我也不会！”

看着母亲坚决的神情，少年惘然了。

他不清楚母亲与父亲之间有何深仇大恨。

父亲为母亲葬身虎口，母亲为何仍不能原谅他。

这一切似乎太不近人情，太出乎常理了。

妇人看着发呆的儿子，突然抓住他的手道：“鸿儿，数十年的恩怨曲折，也该让你知道了，你已经长大，必须明白一件事，老吉娅索不是你的父亲，他只不过是一个假充善良与英雄的无赖，就算为我而死，也是死有余辜。”

妇人越说越恨，苍白的脸上又堆满愠色。

听了母亲的话，少年的心理完全失去了平衡。母亲所言，与他心目中的父亲形象相差太远，他拼命地摇着头，拼命地叫喊着：“不！不！我是老吉娅索的儿子，父亲是个大英雄，你在骗我！”

少年立起身，想甩开母亲的手。

可是他感到母亲的双手在发抖，周身都在剧烈地颤动。

“孩子，听我说，娘没有理由骗你！”

她抓住儿子的手，就像抓着自己的生命，抓着唯一的希望。

※ ※ ※

十七年前。

荆城，飞云庄。

飞云庄正沉浸在节日般的喜庆中。

天仙般的美人凌艳儿将要成为飞云庄的新人，今天，她嫁到飞云庄，成了庄主司徒云峰的妻子。

老庄主司徒飘绵，一生笑傲江湖，但饮誉武林的不仅是他手中的飞云双剑，更是他伸张正义、惩恶扶弱的侠肝义胆。

所以，飞云庄的喜事，也是武林的喜事。

飞云庄一时门庭若市，奔马如潮。

这是飞云庄的荣耀，也是老庄主司徒飘绵和少庄主司徒云峰的荣耀。

大厅里群雄荟萃，热闹非凡。

新人早到，酒过三巡，仍不停地有人前来道贺。

司徒飘绵虽然年近六旬，仍腰杆挺直，一双寿眉下，眸子转动间精光四射。

他抱拳朗笑道：“今乃犬子大喜之日，烦劳来此，实在惭愧，往日老朽在江湖中的一点拙绩，皆是各位对敝庄抬爱的结果，现在，全借一杯水酒，向诸位英雄道谢，来！请干了这一杯！”

言毕，他仰首将杯中酒一干而尽。

大厅里如雷鸣般地爆起喝采声，大家纷纷举杯欲饮。

就在此时，忽然从大厅侧门外，慌慌张张跑进一名庄丁，手中捧着

贺帖，神色仓促地对司徒飘绵道：“一群人投帖贺喜，已进了庄门！”

司徒飘绵皱眉道：“哦？我早关照过，不再见……也不看看现在已是什么时候？”

庄丁委屈地道：“他们不听劝告，声言是天神堂的人。”

司徒飘绵听罢，不由一惊，他打开贺帖，更是脸色大变。

所有人都停止了欢笑。

泣血神君！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令人色变的传奇人物。

天神堂和飞云庄，飞云双剑与少林摧心掌，泣血神君和司徒飘绵，若论声名，二者完全可以并驾齐驱。

所不同的是，他们走的是两条道，一黑，一白，他们从事的也是两种事，一善，一恶。

众人放下手中的酒，沉浸在不解、惊诧和猜测之中。

司徒飘绵尚在犹豫中，天神堂的人已闯入了大厅。

众人更是大惊失色。

令他们吃惊的不仅是天神堂的无礼，更是泣血神君如此年轻。

这个赫赫声名的神秘人物，竟然是个阔脸、长身，年仅三旬出头的汉子。

众人的目光，皆不可思议地投向他。

泣血神君的贺礼同样让人不可思议。

三大箱金银珠宝就放在厅门前，泣血神君抱拳笑道：“不成敬意，望司徒庄主笑纳！”

司徒飘绵寿眉紧拧，为难至极。

天神堂与飞云庄分属黑白两道，善恶不共戴天，这份重礼如何受得？

司徒飘绵一抱拳，强挂笑脸道：“老夫有何德何能，敢劳动天神堂！这份重金，老夫实在受之有愧。”

“哦？”泣血神君冷笑道，“耳闻贵庄喜得美人，欲讨杯水酒，沾沾喜气，不请自到，难道老庄主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么？”

“这……”

司徒飘绵又陷入深深的沉思为难之中。

大厅里立时充满火药味，众人敛息静观，鸦雀无声。

大喜的日子，谁也不愿看到不愉快的事发生，若如此僵持下去，双方动了手，喜事只怕瞬间变成丧事。

司徒飘绵沉思良久，万般无奈之下，一咬牙道：“既然天神堂给老夫面子，老夫也不能不识相，只是有一件事，必须与神君言明。”

泣血神君爽朗笑道：“好说，好说！只要老英雄给我这份面子，别说一件事，就是十件、八件，我也会答应的！”

司徒飘绵倏地目光一亮，淡淡地道：“如果本庄过去有冒犯天神堂的地方，或者，老夫与神君有何过节，还望神君能耐过今日，老夫定会还你们个说法。”

这实在不是一个动武和见血的时日。

泣血神君稍加思忖，颌首应允。

一触即发的冲突似乎已经化解，人们又回到欢庆之中。

然而，谁都不难看出，这桩珠联璧合的美满姻缘，毕竟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司徒飘绵父子做了周密的布置。

来者是客，必须厚待，对天神堂的人，更是关怀有加。

酒桌成了战场，论剑成了比酒。

三对一 来者个个是海量，司徒云峰早已备足了酒，老庄主相信，

兵不血刃即可将天神堂的人放倒摆平。

“智者千虑，亦有一失。”

酒不能再喝下去，因为江湖朋友已倒下一片，而泣血神君等人更加精神抖擞。

有人已开始退席，天神堂的人却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一阵夜风从厅外吹入，司徒飘绵父子感到心里冷森森的。

“笃！当！”

更鼓突然响起，清脆震耳，似乎像催命的断魂鼓。

司徒飘绵父子都忍不住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噤。

※ ※ ※

来者不善，天神堂的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司徒飘绵未再沉默，暗用内力将腹中之酒从口中逼了出来。

泣血神君的脸突然沉了下去，冰冷地道：“已是新的一天了！”

他在提醒司徒飘绵，像是给足了飞云庄的面子，给足了司徒飘绵父子的面子。

司徒飘绵稳住心神，起身对泣血神君道：“新人尚未入房，时候尚早，我去招呼一下！”

他言毕，拉着儿子欲退出大厅。

泣血神君似乎知道司徒飘绵要交代什么，冷笑数声，伸手一拦，道：“如果你们此时再布罗网，只怕为时已晚矣！”

话一挑即明，司徒云峰早已按捺不住，他突然“咣！”地拔出佩剑，虎视道：“你们不要欺人太甚，飞云庄的飞云双剑也不是好惹的！”

泣血神君道：“新郎带剑，看来洞房之夜真要见红了！原来你们早有害我之心，无奈天神堂真要向你们讨个说法了！”

他顿了一下，瞪着司徒父子又道：“如果你们识相的话，我们不用